

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十

鵲灣文章

序

大座主李翰林公帳序 (闕)

李朱實尊公序

柳母序

郭太夫人序

題卷送沈涪川序

同社請爲胡母旬壽引

周子和存詩引

環草小引

高霞樓詩引

譚更詩引

期山草小引

樸草引

送鍾廣文公任武進文

譚友夏合集 卷十 目錄

少司馬蔡公撫黔文

孟誕先母六十字

爲二李觴其尊公文

譚友夏合集 卷十

鵲灣文草

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

序

李朱實尊公序

春與李子士傑交二十年。忠厚相勉。過失相救。疎密不同量。而未嘗相非。疾徐不同步。而未嘗杌強。蓋有古
人因其天性而濟之之道焉。是以山川雲雨變乎前。而兩人如故也。其弟士彥者。寡交人也。而兄事予甚謹。其子
女子坐而受其拜。不爲禮。其門弟子中分一般。高冠岌岌。見余過必揖也。而兩尊人以高年紅頰屏幘。肅肅令予
趨堂前笑語如家人。至於必成姻媾。以孫女字予次男而後已。雖古之交誼。至此亦難焉。吾所爲尤難者。其太公
貞。菴翁耳。外公以落落确确之性。不苟訾笑。吾嘗聞其幼所交好。而其入後。顯聞於世。至不能得太公一登堂者
矣。吾有友文人也。且貴。吾見其登太公堂。謁刺恭謹。至不欲以比肩見。而太公朝夕與子孫議。一拜竟未果往者
矣。然則予幸而賤耳。使予不幸而貴。太公雖不易交。其欲成今日之姻媾。可驟得耶。雖然不以是而減太公之慎
也。伯子出而雍雍穆穆。太公之雍雍穆穆也。仲子出而簡如峻如。太公之簡如峻如也。童子見無趨無倚者。人知
爲太公之諸孫年少。過於市。不佻不競。人知爲太公之子之門人。何莫而非太公也哉。蓋太公與其家人論情理
常先乎法。敬夢寐常先乎晝。課文行常先乎命。喜施予常先乎聚。務酣暢常先乎醒。花晨月秋。名園古寺。常先乎
寢處。而伯子一言一事。一珠一貝。一夢一覺。一觴一盃。一筇一履。凡太公所先先之所是是之所偕偕之順焉耳。

記伯子嘗與予行村落。見茅舍中翁。偃背於前。子婦袒跣於後。瓦盆內少許麥飯豆羹。歡然相得。出不越田間。雖不過數里。以爲人生之樂。無過此者。一入富貴。喪父母化爲賓客。甘糝化爲供應。真樂衰矣。因相與一嘆。至今念之。然太公二子諸孫。有聲有實。其於富貴也甚易。而太公善教其子孫。子孫不失其至性。豈真異乎麥飯豆羹相得耶。今於太公七十稱觴之日。重與伯子訂之。太公聞而喜曰。吾子與譚子二十年交。日深。豈偶然哉。

柳母序

往年蔡鍾張朱四君子爲吾母作五十文。其言高質無飾。上尊幃幃。下光階砌。是四君子由中之言也。而春凜然。以爲四君子寵之而已矣。自是向筆硯。嘗曰。予雖恥爲觴。辱之詞。然有真爲吾友母者。有真爲吾友母賢焉。壽焉者。有真爲吾友之爲其母賢焉。壽焉乞言者。請得洗吾塵力吾思。開吾友之喜懼。而生吾友族屬姻黨之笑語。以是報四君子其可也。天啓元年七月十日。吾友柳太元母孺人八袞。而以其言屬小子元春。元春喜受命曰。吾所矢也。且自吾與太元交。於太元知母焉。太元畜人似弟。敬人似兄。朴厚輕潤。質直柔輒。殆人人歸誠焉。而又多聞細想。掩闕息游。口中無一嫫。髮鬢瑣語。非母善訓。安能如是。太元則曰。母自四十八稱未亡人。常以渭陽司李起家。日相督勉。延師問友。迄無虛歲。兄弟六人。四廁膠序。近猶脫簪珥。資予遠學。子所言是也。自吾與太元交。於太元兄弟知母焉。太元曰。予年來諸弟淪謝。花飛鶯散。行路惋惜不已。而母以老嫠婦。收拾九迴腸。一痛卽罷。強飲食曰。我幸有長子。有孫八人。森森蔚蔚之氣。猶照里閭。我提一竹杖。周視門戶。猶能教養子孫。欲親見莞筮諸孤。大則翔貴。次不失爲寡過。老婦餘齒。勉爲逝者加餐耳。吾所聞母言多有類公。父伯母者。敢以尋常哀樂量其心耶。吾自與太元交。於太元田宅知母焉。母歸柳先生。相莊如賓。相助如健文男子。荆布蕭然。農昏雜作。下至筮粒。糝絲。架瓜。圈豚。皆因其取予作止之便。行其寬嚴。伸屈之性。而柳先生得以展其力於庠雍之間。太元則曰。從窳至腴。以相吾兄。人易能也。又從腴至窳。以課吾兄弟。不易能也。吾聞而是之。凡婦女性自我拮据。自我擲散。多

眉撥意憤。出於鎗而還扇。之決不能行其志於子之師。友子決不能行其志於師。友賓客如母所聚散。有道有識者。雖鬚眉猶難之。吾嘗過太元村落。氣豐而稻香。盡陂塘林阜之美。牛馬嘶於柳下。垣墉周於畝次。如盡觀母手口步趾所在。特未登堂一拜耳。自吾與太元交。于太元僮僕知母焉。吾同太元在山中。一僕朝而汲。午而爨。申酉而薪。暮而晝。拱手而應。歛而退。遜而出。持粟而入。雖予輩猶得使令之。不懈於其主使令之也。太元則曰。吾母使僮僕有法。教家。不令之嬉。不俾之逸。而又節其勞。逸時其饑飽。其恩足以勸。故吾家僮婢無玩者。子所見此僕耳。吾乃知母之壽於天者。見事遠而不愛也。柳氏之盛於里中者。母日老而不衰也。母行年八十。此八十年中。榮枯愁樂之事。所歷如驛舍。苟一一向天問。事事不肯受。噫。淚之下。身處乎秋冬。其何能與一家終始。若不與一家相終始。而種植者一人。而析薪者一人。而荷鋤者一人。而買良田者一人。而水耕火耨者一人。而倉箱者一人也。豈屢更而法再變。勤蠶不一心。靡嗇不一性。收縱不一量。寬粟不一法。家用平康。何道之臻。設官者銳意任法。未幾而去。復敗於代庖之手。不知古者長子孫。民吏相習。孔盞不疑。乃可以責之成。而觀其化。吾爲柳氏壽母。卽此意也。太元得吾說。退而告人。信哉。譚子善爲人壽母也。其知我母勝我自知如是哉。果其知太元母也。吾謂以斯文往報四君子。曰。頃又爲吾友壽母八十矣。

郭太夫人序

元春十年間遊於郭文毅公之令子者。三曰無斃。曰無傷。曰無咎。而無傷交較深。好予所爲古文。字質而近情。介友人王子劉子。屬以母畢太夫人戊辰仲夏六十之文。記元春年十八九時。已能慕文毅公道德氣節。讀其書。洞見根株。恨不及出其門下。發一語。原委今古。資先生一決。而猶得撰斯文。附於家乘。觴詞之未。豈偶然筆札之幸而已哉。生平慕文毅不得見。猶幸交文毅子。因得母儀太夫人。不以春不才。親承其截髮剉薦之愛。過黃離館。文毅公著述處也。觀其所以延他郡邑師。課無咎。訢訢肅肅。如文毅公聲影在簾閣亭欄間。而當吾失母如

失師之日。尤嘆羨不能已焉。伏讀所謂雙綸。蓋無數爲南司農郎。無傷爲中書君。晉封其母各有辭。而天子之稱。一則曰太夫人。二則曰太夫人。豈障蘭。遂至於無以加。而太夫人愾然中夜。以獨食其報爲悲。惟日勉諸子學。問訓以居官守身。廣以交正士。親婦人。勿失身。失足爲詬辱門家。有敝廬數椽。殘書百卷。猶然先世故物。嘗曰。但使天下人稱爲文毅公妻。若子無愧。豈在多金貝邪。里中賀克由先生。惇史也。直以爲母中師云。元春則曰。非獨司農兄弟。以母爲師也。文毅公亦以妻爲友。當文毅官翰林日。即究心當時之務。欲以其身經世。救世於天下。利憲英之偶。不足以商國家大事。又不足以定士大夫才識。文毅雖不以此鹿鹿爲庸人。而入門異趣。誰適爲謀。亦自有溫飽。瓊談。惱亂人意。乃吾聞文毅生平。經畫入告太夫人。太夫人爲之然疑。唯唯否否。以是恆得其力。楊村之難。刀俎環左右。在男子神色夷然。聽其烙息網解。此已難矣。而太夫人人口喃喃。陳說忠義。無幾徵倉皇。卽蘇文忠之有王夫人。其賢哲亦古今所少。而奔竄搜邏之際。猶有好著書。恐怖婦女之語。以此思之。豈不難哉。豈不難哉。王子劉子曰。子之言止此矣。足以壽太夫人矣。無傷。用其語白太夫人。且曰。質而近情。先文毅所好古文辭類是也。因爲舉一觴。

題卷送沈涪川序

滄洲沈伯子之諭吾竟陵甚奇。蓋嘉廟末年。逆寺勢過瑾直。虐烙所及。士大夫在鼎鑊之中。人不敢名爲楚人。楚尤忌。漬漬有沈給諫。以忤嗜意。落其籍者。卽君仲弟也。君尙官武學教授。臥不安席。又潛爲楊公大洪經紀。其喪伺邏日。八輩方喘喘焉。在危巢之下。覆釜之上。而君卽有天幸。聞竟陵諭缺。輒乞補。故去君之廣文君邑也。不敢作官想。不敢有怨色。安時順命。恬然如梅福之在吳門。自稱爲吏隱。兩湖。兩湖水淼茫。弄烟月。光照豐宮。每臨講壇。坐收其勝。肩輿扁舟所至。岸磬野筵。遞送聲影。卽執手板見上官。亦蕭然如閒遊。而吾輩又與君載酒。

歲經。作肺腑交。君亦甚喜。蓋嘗以疇昔之事。其塞翁之一福矣。君性潔情深。家學真淨。一切教化束修。惟恐弟
子之意。而至於興廢舉墜。木石板築。往往物細用贏。勸人惟休。曰。吾凡以爲聖人也。會今上神明。蕩滌浮雲。復名
還當時直臣。而給諫公起用事。乃以君前後狀聞於天子。於是君由資格遷河南滄川令。以往予賦詩曰。君才豈
但有鳴琴。所羨常經聖主心。粟卜當時兄問弟。鳧飛佳事古猶今。蓋道是事也。君既令洵。濼與滄皆君故鄉。君安
樂家於滄。患難隱於濼。所不忘更當有在。予且邀兩湖鷗鷺。指兩湖漁艇僧廬。以與君盟。盟訖書之。卷遂別。

同社請爲胡母句壽引

元春曾同胡仲用。涉北。上京兆試。同舍共席。視相與驅馳汝汝之郊。細論金臺之下。未嘗不念其母董太君。
元春因得聞太君生平勤劬。佐其隱君爲鄉里善人。已而見其伯氏靖仲氏牧。皆爲名宿。五孫一堂。書誦聲鏗。然
出田廬外。猶口刺刺。勉子孫以奴耕婢織之業。曰。豈不願爾曹青紫。然老人所愛者。世世可續爲者耳。元春佩其
語。以爲友戚中賢母雖多。如澹然高識過男子者。獨太君與先慈氏。而太君最得享難老之報。固宜稱觴者。同其
一醉也。

周子和存詩引

周子和年二十而死。又二十年而其子括。刻其存詩三十四首。自傷其少小失父。不復記憶。又其所作詩皆
亡去。不知收輯。而其所刻三十四首者。乃其初作詩也。括既已傷其父之早。天事業文章。不能見於世。心怆怆若
中風病酒。夜起徬徨。問於母。問於世父叔父。問於父執友。問於乳媪。問於所善沙門山人。隣叟之屬。問於執友之
僮僕。捕影撥烟。苦心詳探。或遇其手書一紙。或聞其衣闌布衣。騎驢出遊。或聞其扉屋吟嘯。種瓜植梅。無一俗人
事。則悵悵喜出意外。恍然遂若見其父。則遂取筆而登記之。喜極而悲。執其友劉侗之手而泣。如孝女之沈於湍
瀾。抱其父屍而出也。嗚乎。子和才士。弱冠夭枉。然其精神意思。復能結爲一子。令其子悲號擗踊於身後。以有聞

於世。又如鴻爪鶴唳。可想難執。盡失其生平得意之詩。而獨留此初作數首。以爲神龍之首也。予讀其詩而悲之。書此以寄括括之才甚美。竟其志有足壯者。徒悲無益也。

環草小引

古詩人未有無侶者。蔡鍾二公在日。每有詩文。率千里封題寄觀。記伯敬作家傳時。予臥丘園。甫脫蓑。淋漓濕。輒令童子疾馳送覽。旋馳歸報。一幅之中。予未嘗不乙數字。當此之時。我輩交情。真不負古人也。數年來。王子六瑞。由史氏出。爲夕郎。益讀書深。思遠。想發爲詩文。使吳越遷關隴。所歷登陟。吟賦遙相披對。慮所未安。肅若有待。劉白之交。斯其訂焉。或曰。子所言詩者。多仕宦人。何寡韻也。予正告之。詩固幽深之器也。然而幽近。寒深近。鬼高流。餓病。又求至於寒與鬼而後止。往往墮而不悟。悟而不悔。吾願示之以六瑞。六瑞枕青柯之白雲。弄車箱之松影。而復以鐘鼎冠佩。昌昌燁燁之氣行之。彼供奉拾遺之間。固反足鄙耶。適六瑞寄環草相問。爲題其上。

高霞樓詩引

苦無秀逸之士。與談詩者。幸而得之。以愁鬱爲騷雅。以淫豔爲風格。以柴門花鳥之屬爲幽深。前者步。後者躡。舉秀逸之才而小用之。予竊以爲恨。豈獨人哉。卽予不才。自束髮來。二十五年。未嘗不寄歌哭。眠餐於斯。而至今。誦漢魏盛唐之詩。何如哉。友人車孝則。別八年。忽一僕衝八百里洞庭。負其詩質予。予快甚。曷快乎。夫孝則。真秀逸之才耳。得孝則。而予之所以慚漢魏而遜盛唐者。方有人乎。究之。其何肯以秀逸止。陳同父奇人也。然生平不能作詩。觀其爲桑澤卿詩序。有立意秀穩。造語平熟。不刺人眼目之語。則同父真不知詩矣。詩豈如是之謂耶。鄧生論山水曰。峻嶒百重。絕日萬尋。旣造其峯。謂已踰崧岱。復瞻前嶺。又倍過之。我等作詩。真當作如是想。願與孝則伯孔切磋商之。伯孔周權者。固孝則友也。

譚叟詩引

隔寒河四五村。有譚叟者。教童子村中。或邀其童子去。不得館。卽行吟溝塢間。稱詩里中。里中人輒笑罵之。曰。牛亦自稱作詩耶。叟聞之大笑。常袖其詩過予。予多外出。叟卽袖其詩去。後數月復來。又不值。又去。如是者三年。無倦容。怒色。園丁問翁何事。亦不告。以袖中物。一日逢舍弟。搜袖中良久。出一帙。投之曰。爾兄歸爲我示之。舍弟手其本。荒荒然無全紙。笑而應之曰。諾。予客歸。舍弟出其帙。如叟旨。予性不敢妄測人高下。雖謁天星卜。必凝思窮幅度。其所以筆起墨止。故得叟詩。卽屏人深讀其蛩蛙之音。唾敗之習。已了半帙。予猶望其能佳。而最後乃得老耒病起三詩。如聞其呻吟。如見其枯槁。如扶筇待老友。至如白髮妻在旁。喃喃不已。人固貴自重。予雖年如叟。病如叟。不能爲此。與語也。自是始與叟往來。如三黨。久之。閱一詩。復佳。久之。又閱一詩。復佳。積之得二十三首。剗焉。叟儻羸如柴。舉止語氣如初。不識字。人聽予去。取其詩。皆茫然覺非其初意。叟名學。未有字。或呼爲訥菴。譚居士曰。安知古工詩者。不盡如此。叟與。

翔山草小引

已未秋。關逢王微於西湖。以爲湖上人者。久之。復欲還。若以爲若中人也。香粉不御。雲鬢尙存。以爲女士也。日與吾輩去來於秋水黃葉之中。若無事者。以爲閒人也。語多至理。可聽以爲冥悟人也。人皆言其誅茆結菴。有物外想。以爲學道人也。嘗出一詩草。屬予刪定。以爲詩人也。詩有巷中語。關中語。道中語。縹緲遠近。絕似其人。苟率情。謂婦人才智不足論。當以色爲主。此語淺甚。如此人。此詩。尙當言色乎哉。而世猶不知以爲婦人也。

樸草引

予嘗寄徐元歎詩云。想應初見處。必在萬峯盤。終未與元歎實斯言也。實之者。獨於漆司直耳。往入燕知司直工詩而未與接。一日從之作西山遊。位置泉巖之先後。雲物相答。樸蠢無聲。始與訂交。向白雲一拜。約此生燕楚。詎。詎。遙窮今古。聲歌之愛。不以一韻自足。同遊者皆曰。子矜慎許可。目司直而老其盟。子何從知之。予答曰。吾

見其樸也。三百篇之民間真聲。可絲可管。漢魏以前。吐腸而止。蘇勸李酬。雖之夷狄。良不可棄。故元亮田疇飲酒之言。韋應物不能和之於唐。蘇端明不能和之於宋。則何也。文采恣川而樸心不足。以達於詠也。學樸者不樸。紛華之習。日薰其心。而外飾敝車羸服。高士之容。人必以爲不類也。司直詩書無所不涉。而中有淵沈之性。不隨古今。增其浮豔。所居京華人物之海。齋鉛提囊。以業於京師者。爭一識。司直。司直虛衷延覲。幾盡竹箭之美。而下簾封徑。若不識人間有何名流。眉宇淵沉之神。入於吟嘯。聽其所達。而不爲之動。故曰。詩者性情之物。而性情者皆樸之區也。區於樸。則古今聲詩之變。可以一事一句而逢之矣。韻也乎哉。姑蘇元嘆有韻人名。予亦稱爲樸人。亦此意也。

送鍾廣文公任武進文

春初與鍾伯子交。知其尊公魯菴廣文。因以廣文益知其伯子也。雷惟以廣文知伯子。廣文而猶人之父。其初將無伯子矣。廣文而猶夫居官者之父。將失其所爲伯子亦易矣。廣文公性溫克。不時入州郡。縮口節身。始有田廬。自伯子通籍後。未嘗一步要門。或世講者拜其廬。執子弟禮。益恂恂不自安。以爲踰涯。生平自食其筆與力。絲毫不以累伯子。使子因貧而羶官。又食其祿。以家食食叔子少子。暨於孫。絲毫不以累伯子。使諸子孫因庇而離業。卽伯子之爲人也。能不以失職之諸生易其文。不以久不遷之官易其性。不以可援手可熱之人易其所知。非伯子則然也。其父則然也。予嘗以田牧言之。有如子獲鶉而父望雉。子牧梓而父欲文狸。則其子將受命於田牧之間。倉皇莫措。以亂於原野。甚至墮足擡穿坑塹中。而不顧曰。吾無可奈何。吾以鬻父兄之望。而免於譴焉耳。乃伯子以諸生困也。廣文慰勞之曰。諸生何如。公車落矣。又曰。尙諸生何如。視七八年官在賓旅中人。奪其顯將徘徊郎署。廣文遍語所知曰。吾子不第復何如。予嘗察其意。覺未授大行。卽望大行。不宜爲郎。郎望郎。郎不宜南郎。望南。廣文若常以退着靜機。動乎伯子仕退之先。或言公何遂能至是。曰。公內行過人。事其允裕齋公。至於

使孺人莊之若翁姑。參伺老人。側加一飯一衣。則脫然快。損一飯一衣。終日不解顏。此在古人不能行其妻而廣文之敬。兄不自露於身。人但從妻子奴婢處想見之。如是則名伯子何可不以廣文也。請以是送廣文。

少司馬蔡公撫黔文

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。較然不自欺其忠孝接物之志。天下信之。春事公久。獨以爲能懼。今世所不足者懼也。公何懼之有。春事公久。見公於學問之本未浩浩淵淵。筆之所往。孔上而周下。贊俯而亮仰。不遺力以達於深頤無邊際。而曰苦苦不能思。嗜書不暇讀。於學問無所窺。嗟乎。春每見有志者爲之。効其一二處。微肖。卽揚揚氣得。公何懼若此。吾是以見其懼也。當萬歷乙卯丙辰間。公在辰陽。辰與黔兵食相及。有欲用民力於苗者。公執不可。因自解歸去。而臯臯營營者。亦適自起滅。數年來海內多事。天下思公甚。公亦念天下。由晉岳起。鄖中丞。民以又安。會黔夷不靖。舊開府深入未還。天子乃以公爲少司馬往撫之。春聞而度其故。非用其才也。用其氣也。用其氣。用其懼也。方公強項不肯輕用民力時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。氣藏於不可見。動於不可禦。古之君子懼以養氣。氣以養智。而今之所爲氣者。臯臯營營。而務以苟勝於人而已矣。使臯臯營營。而可以苟勝於人焉。已洩矣。已盡矣。豈能復有氣乎。氣之所爲。不可使復洩也。誠以蘊之懼以守之。其誠彌積。其懼彌深。懼日以深。而氣日以達。一旦不得已而用於世也。則非我欲其然也。氣自然也。氣猶泉也。泉之初萌。如蚊蠕之微。動視之不得。何況其聽稍流爲池爲澗。形見聲增。至於水石交鳴。喧豗不聞人語。澆濯者往焉。灌漑者往焉。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。曷往觀乎。蚊蠕之微。動矣。公讀書深。用人細。見事透。以神鬼自則。而以豪聖望人。初下黔。命春適見於鄞中。公虛心省躬。遍問人所以往黔者。人莫能應。公自咎曰。教人而不教於人。學問之大。詬也。氣浮與滿。示挹與肯綮。失與何莫應也。春聞之。躍然吾所見公懼者益信矣。懼者君子所以盡天。而好謀者君子所以盡人。天人自足於胸中。而國運人心坦然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內。故成也。成之爲言。天與人俱不必問之辭也。大詰曰。允齋鏗寡。哀哉。

予造天役。遺大投艱於朕身。不印自恤。君猶如此。况代君者乎。有饑寡之哀。以通人。有天役之造。以通天。未有暇自恤者。不懼生於自恤。自恤生於暇心。於是乎紛然問天。問人。而苦無以通之。泉竭自中。氣不足也。春素以是聞於公。敢述以爲送。尊其所聞。竊自附於高明云爾。

孟誕先母六十文

人卓然以才格聞於世難矣。因而有出世之思尤難。人之自致其身於出世難矣。因而得出世之母又難。若母先有出世之思。使其子才格足以聞於世。而後引之出世。此豈復有難易之數哉。雖古之聖母。有莫之或至者矣。夫人子之聖其親也。苟有一言一事之幾乎理。適乎俗。宜乎家。舉而聖之。其誰能不聖之。至母而有出世之思者。佛母也。母而佛也者。苟有一言一事之澹乎想。合乎道。嚮乎慈。亦舉而佛之。無綏詞。雖然。人子之佛其母也。非人之佛其母也。入之佛其母也。先觀乎大者。而後小者。以類從焉。武昌有孟母湯太君者。吾友孟登之母也。方刺史公無子。而子其總憲公之仲子。是卽今登也。字誕先者。然則非嗣母與。曰母不知也。母不知也。是以登亦不知也。春竊聞大勢。至有言十方如來。憐念衆生。如母念子。子若憶母。如母憶時。母子歷生。不相違越。以太君爲母。誕先爲子。從無始以來。至於歷劫。春猶指爲母子。矧今者同聚一家。本有母分。精氣密藏。冰水合和。譬之粟偶。不寄瓶中耳。而棲者仍吾畝。露者仍吾場。閉者仍吾園也。吾籤之揚之炊之。以成飯。吾飯也。沙也乎。哉。子從胎出。人道所尙。而母不知。能使子不知。此於人世之事。一瞬之榮。復何有乎。故曰觀其大也。母教誕先。才格旣已卓然。天下之人。傳其罷公車之文。疾於獲雉之篇。吾黨中凡相引以爲重者。必曰孟登。孟登以春觀之。誕先之所以報其母。不爲淺矣。而母尤督之。尋師敦友。每佳士至。誕先雖他出。必招呼令返。惟恐後時。身自酌水量薪。與鏹湯相起。止不以盛夏爲解。有不知己者。戒閹人勿相通。而至於慈情所及。匪勉求之。匍匐救之。則無親疏賢愚。恩仇力不能而盡之心。己不能而屬之子。人不知而禱之神。春嘗聞而嘆焉。母生長世家。情塵不染。雖鹽豉之間。亦近於道。而

春獨窺其路婦女之小兒。渾母子之大同。愁城愛河杳然不知何往。欲率同志之人奉爲佛母。必如是乃可耳。今年浴佛日。春過武昌。與誕先靜住寒溪寺。聽菩薩泉雨響。同山僧七十餘人。經行蔬食。母聞之甚喜。貽以念珠一串。圍滑妙好。是母手所持物。春心許爲作六十文以報母意。而會四方交遊。遺書相屬。因以聖誕先之向。母有信劉君且寅。淨名君子也。請以是贊之。

爲二李薦其尊公文

友人李潑李灑常以其文質予。予爲評駁詢咨者數年。二子感其意。稱門人。予讓不敢當。蓋生平未嘗以一日長於人。所爲以文贊予者。無慮數十百輩。而獨令二子北吾。面何以謝諸君乎。以是不敢當。其後二子苦心居業。爲名諸生。與予諸弟相友善。潑有女。又與予弟方之子約結婚姻。往來如隔舍比鄰。噓唾相接。以末俗世情論之。師弟子無明據。至是亦可以衰矣。而二子修前恭不稍變。不以姻友爲懈。予私心愧且畏之。安得質行如古人。若是已。而聞其尊人省江翁語。二子曰。昔邵堯夫築安樂窩。諸門人弟子之家。爭築窩待堯夫。汝曹當做嶽歸堂。制合營一堂。但聽先生車音所至。相與迎之。使兒童臧獲。皆欣欣然有展侍不倦之意。是則汝曹事也。予之愧且畏也。乃滋甚。天下人孰不高視其子弟。以文章聲譽。速與人相雁行。孰肯以名諸生不必。且爲大人者。重自損以聞弟子之名。孰不聽子弟薄。而翁之訓其子。至引古人厚隲妙事如此也。予雖益不敢當。而竊以爲翁生平知大義。得有賢子。舉在是矣。且予之不敢當。則抑有說也。予於進好名。深入胎骨。嘗記富鄭公欲官堯夫。不可。又欲命爲先生處士。堯夫曰。若進豈能禁吏責。旣閒安。更用名爲。今以予於進好名之人。坐受安樂先生之奉。其誰許我。若翁者。乃當一二不愧堯夫耳。翁雖不務仕進。日嘗乎一卷。略知前代興亡得失之故。及昭代實錄。有儒者所偶忘。翁輒能言之。雖敏人不能奪。予嘗過其家。坐臥一亭中。聽予與二子論文。盤桓不能去。亭前雜植花果。察其疏密。早暮以爲樂觀。少子弄桔槔。散秧馬。稍存其弓冶。一庭之中。本學末農。本農末漁。本租庸。未券責。本賓筵。未糞。

殲。本愧恥。未譙讓。進無吏責。閒無浮名。無修束。無仇怨。無愁苦。居今之世。而有一人如翁者。予不得不指之爲堯夫。使有一人如翁者。而猶愼堯夫之名。不肯與予之不能爲堯夫。又何待言哉。翁六十。予具酒見翁。倘予也。于進好名。日減一日。亦願營一亭。伏臘相將。用以永日。難老。然則翁固予之師也。二子師予。予師翁。敢因二子而請焉。